

现代作家创作丛书

端木蕻良小说选



端木蕻良小说选



耀 群 编

作家出版社

京新登字第186号

端木蕻良小说选

作者：端木蕻良

责任编辑：杨 葵

责任校对：祁 斌

装帧设计：曹全弘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电话：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北京东光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
字数：280千

印张：12.625

插页：5

印数：0001-1,800

版次：1993年12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0749-9/I·748

定价：11.95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作者小传

原名曹京平。1912年9月25日出生于辽宁昌图莺莺树乡。曾用笔名黄叶、罗旋、辛人、叶之琳、曹坪发表文章，和鲁迅通信。1923年到天津考入汇文中学，一年后因家庭经济不济回老家自学。1928年再到天津考入南开中学33班，主编《南开双周》。1932年5月在北京加入北方左联，主编《科学新闻》。同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，编《清华周刊》。1935年底参加“一二·九”学运后去上海。在鲁迅、郑振铎、茅盾、王统照等前辈热情关怀下，发表长短篇小说，从此走上专业文学创作道路。1938年起，曾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、重庆复旦大学、湖南岳麓州音专任教。1940年在香港主编过《时代文学》，编辑“大时代丛书”。在桂林、武汉、遵义、上海等地，主编过《文艺杂志》、《大刚报》、《力报》副刊、《求是》、《银色批判》等，1948年再度到香港写作。1949年8月回北京。曾任北京市文联副秘书长、北京市作协副主席等职。主要著作有《科尔沁旗草原》、《大地的海》、《大江》、《曹雪芹》等长篇小说；有《憎恨》、《风陵渡》、《莺莺湖的忧郁》、《端木蕻良短篇小说选》等多部短篇小说集；有《端木蕻良近作》、《火鸟之羽》、《花·石·宝》等散文集；被译成英文的短篇小说集《红夜》、译成俄、德、法等国文字的短篇小说等；及发表在各地报刊上未编成集的散文、杂文、论文、序跋、回忆录、书画等千余篇幅。现为北京市作协、中国红学会、中国诗词学会、国际友人研究会等部门顾问。



作者近照

我于一九三五年就到上海住在曹善钟家。
加一位中学同学住在一起。他在中山医科大学
读书，他上课去，我便一人埋顿写东西。我
的《大地的海》，就是那时写出的。巴宁得的
第一个长篇《科学心程》草原》还在郑振铎
那里，张罗出版。

《大地的海》我一气写完，中间没有间
断，写作很顺利。当时，我对上海文坛十分
陌生。我也不想结交什么人，只想把写出来
的得到发表。使他们能与读者见面，然后
再继续写新的……

《文学》《作家》《中原》等杂志发表，我

作者手迹

出版说明

《现代作家创作丛书》是作家出版社为“五·四”以来在中国文坛上卓有建树，现仍笔耕不辍的老作家而设。丛书在体裁、内容、写作年代上不拘一格，由作家自选其创作历程中有特殊意义的作品，尤其着重于新作。

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，某些以“通俗”为名，实则内容粗劣的软性作品充斥图书市场，严肃文学的处境十分严峻，步履维艰。出版这套书，足见我们期待严肃文学兴盛发展的拳拳之心。

谨以此丛书表达我们对老作家创作活动的支持与敬重。

出版说明

《现代作家丛书》是作家出版社为“五·四”以来在中国文坛上卓有建树、现仍笔耕不辍的老作家而设。丛书在体裁、内容、写作年代上不拘一格，由作家自选其创作历程中有特殊意义的作品，尤其着重于新作。

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，某些以“通俗”为名，实则内容粗劣的软性作品充斥图书市场，严肃文学的处境十分严峻，步履维艰。出版这套书，足见我们期待严肃文学兴盛发展的拳拳之心。

谨以此丛书表达我们对老作家创作活动的支持与敬重。

目 录

写在前边.....端木蕻良 1

大地的海..... 5

新都花絮..... 227

蜜..... 381

写在前边

端木蕻良

我于1935年底到上海，住在善钟路。和一位中学同学住在一起。那时他在中山医科大学读书，我便一个人埋头写东西。《大地的海》就是那时写出的。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《科尔沁草原》还在郑振铎那里。

《大地的海》我一口气写完，很顺当。当时，我对上海文坛是十分陌生的，我也不想结交什么人，只想把写出来的东西发表，使它和读者见面，然后再继续写……

《文学》、《作家》、《中流》等杂志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后，王统照知道我还写了长篇《大地的海》，便写信来约我在《文学》上连载。我当然答应。当时，我正在一个俄式餐馆吃饭，我便向老板借了记帐的笔，题了“大地的海”四个字，放在信封里寄去。没想到《文学》连载时，竟把这四个字制版刊出。所以直到今天，不但可以看到当时的笔迹，而且还可以使我回忆起这段往事。

1938年秋，我刚到重庆，落脚在南开中学同学曹世瑛处。他是《大公报》记者。彼时《大公报》还没弄到社址。我随即搬到苍坪街黎明书店。这个书店是复旦大学编辑的《文摘》发行书店。萧红来后，我们到重庆制高点歌乐山去玩，发现云顶寺有空房，门上挂个“乡建社”的牌子，我找管理人员，问他是否可以出租给我们住？他说可以。这样，我和萧红很快就搬到歌乐山云顶寺住下了。

这时，形形色色的人们，都来到重庆了。我因为已经安定下来，便就地取材，写了几个短篇。后来，杨刚（那时我们还没见过面）从香港来信，要我为香港《大公报》写个连载，我便以当时重庆一些人物为模特儿，写了《新都花絮》。和我当时在香港《星岛日报》副刊上连载长篇小说《大江》一样，边写边发。因为我一人写两个连载，比较紧张。该发《大江》稿时，我因病无法按时续写，便要萧红为我续写了一段发出。《新都花絮》则是我的急就章，也是当时一个时代的掠影。现在看了，唤回我的一些回忆，还真是别有一番滋味。

长话短说，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我从香港到天津时，马思聪和李凌找到我，告诉我中央音乐学院已把我列入教授名单里了，要我留在天津教学生诗词。当时我一心要到首都北京，我还要参加“土改”，之后，我要写一系列作品，写我过去想写而不能写的、写新的还没有人动笔的题材……

我到北京不久，巴波正在编《光明日报》付刊，他约我写长篇连载。我正准备动笔，但听说一位四川作家写了长篇出了“问题”，我的笔就犹豫了。

我到北京，写的第一个短篇，就是《钟》。发表不久，便有朋友相告：有人说这篇小说，对劳动人民有“侮辱”的嫌疑。这时，我倒冷静下来，要“闭门思过”了。这不啻为我敲了一声“警钟”。

鲁迅先生有几句话，我还记得。他说：“年青的作家，不要以为革命成功了，上帝嘉奖你时，彼得会站在左边，约翰会立在右边。”（未核对原文，文责自负。）我自从踏入文学这个门槛，虽然并没有存什么奢望，但想把要写的东西都写出来这一想法，自始至终，没有改变。我还没有看过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，但我知道他的创作计划。中国向来以“杂碎”闻名，我这个小小的中国人，在大肚子巴尔扎克面前，我也只能供应点杂碎罢了。我站在罗丹雕塑的巴尔扎克面前，罗丹为巴尔扎克塑了四个像，我看了，都赞叹不已，当然最好的还是最后的习作。山东画家王润民，从崂山为我采取一块石头，很像巴尔扎克的塑像。这是大自然的手笔，又像出自罗丹之手。面对着它，我也得到无限的力量。

《蜜》是靳以在上海主编《收获》时，约我写的。当时我的生活根据地在石景山钢铁厂（现在的首钢）农村我也经常去，就我的体验，我认为“水”对农村最重要，我国从大禹时代就和水作斗争，水就是生活的蜜源。

《蜜》发表后，靳以来信，要我经常为《收获》写稿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几乎没写什么小说。

解放后，参加“运动”是义不容辞的。从批判《武训传》开始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忙得不可开交，精力、情绪都花在检查交代上去了，所以也没出过什么集子。

但因为手痒、闲不住，只能不时写些小文章。耀群了解我的脾气：好写大块文章，想重续《红楼梦》。因此，就建议我写《曹雪芹》。

《曹雪芹》不是为他写传，而是把人物小说化。这样一来，我才没有失业。但愿在我尚有呼吸之时，把他完成。但愿如此，岂有它哉？

感谢作家出版社约耀群编了这本选集，也可以从中看到我是一条断了线的风筝，摇摇摆摆，在天空飘荡。

1993年4月于红顶大楼

大 地 的 海

—

假若世界上要有荒凉而辽阔的地方，那么，这个地方，要不是那顶顶荒凉，顶顶辽阔的地方，但至少也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。

这是多么空阔，多么辽远，多么幽奥渺远呵！多么敞快得怕人，多么平铺直叙，多么宽阔无边呵！比一床白素的被单还要朴素得令人难过的大片草原呵！夜的鬼魅从这草原上飞过也要感到孤单难忍的。

多么寂寥呵！比沙漠还要幽静，比沙漠还要简单。一支晨风，如它高兴，准可从这一端吹到地平线的尽头，不会在途中碰见一星儿的挫折的。倘若真的，在半途中，竟尔遭遇了小小的不幸，碰见了一块翘然的突出物，挡住了它的去路。那准是一块被犁头掀起的淌着黑色的血液的凝凝的泥土。

是的，在这块大地上，如抛去泥土不提，这地上还有什么

可说的奇迹呢，还有什么可以令人笃信的证物呢，而且这土地到底还成了什么土地了呢，这荒凉的草原，还怎能再向人夸耀它无比的荒凉呢？……想一想，这大地上，如没有了泥土，这不尽的辽阔，又怎能会如现在这样无虞足的铺张出去这么远呢。……

如土色是可爱的颜色，那么，这地方的一切的物质都是涂满了可爱的颜色的。……泥土自然是土色啰，就是从生在壕埃上的刺榆，那除非是土色，也不足说尽它那枝干的荒凉的。

多么奇异的植物啊！认为开花是多余的事，展叶子也是奢侈的装饰。所以索性把花儿，朵儿，叶儿，一古脑儿的都化作了尖锐而激愤的针刺，向曲折的枝梢张出——以至使牛儿，羊儿的红润的小嘴巴，都远远的从它身上逃开。怔忡的，踌躇的，对着这出奇的原野，吐露着不能了解的哀鸣……

这个地方，因为被这荒凉的景色涂抹得太单纯了，所以在居民的感情上也就感染到一种不可补救的偏枯。就拿那左近一带的小屯子的名儿来说吧，在趣味上也真叫人感到逼人的贫瘠：

刺榆沟，旱沟，白沙包，跑风坡，一慢坡，偏脸汀，一棵树，土台子，芒牛哨，黑嘴子，红土子，石虎子，大洼，大鱼泡，莲花泡，一百一棵树，光顶山老靛子沟，李大鞋林子，满井，泉头，二十八宿，半截尾巴，光甸，小壕，……这一大串风干鱼片似的铿锵的命名。真是将这边外的风光，揭发得一丝不苟透露彻底。也和此地特产的北风相似，吹到人的耳朵里，只管“蹬梭蹬梭”作响。

在春天，这地方是没有梅花的，实在是没有的。如有，那一片娇嫩的梅花，也要从这光秃秃的字面上给滑掉的。

总之，那举凡一切温柔的事物，都是与这个地方不大相宜的。而自会有一切眼亮的北风，清爽的小雪，在点缀这塞北的春光。

站在地头上，极目的向四外一望，纵然是极无感情的家伙，也会呼出下面这样的句子的：

“多么遥远的春呵！伸出手来也不会触着的春哪！……”

远远的堆雪作出冷淡的样子。乌鸦从天际的一个角上款款的飞，一切都是悲哀的，沉寂的，毫无声息的。

而在这无春的三月里，这裸露的三月里，去鉴赏这草原地带的诱人肢体，真是一幅出色的图画！

土台子是两片猩红的嘴唇，向天空大胆的送吻。白沙包是一双漫漫的乳峰。跑风坡是那温柔的滑腻一道。一慢坡可算得绸质的肚皮。莲花泡是中心的臍脐。……一百一棵树里，隐藏的不是那耸入云表的铁背高山吗？

这庄严的草原上，人工的笔触，还不能涂抹去原始的洪荒。在这上面游行着的风，是比海上有着更多的自由的。白草沙沙的响着，单调的，破碎的，不安的随着北风尽情的摇荡……

北风逞着荒寒的挺劲，在青年的红萝卜皮色的鼓挣挣的小腮帮上，写出自信，要强和侮慢来。在老人的额角的绉纹上，则醺满了古铜色的金粉，狠狠画出两条不可调和的固执和粗鲁的折痕。

这是无须疑惑的。黑龙江的古谚说：有靠山的就有砍材的，有近海的就有拿鱼的。有风就有浪，有树就有凉的。关东的田

地是荒凉的，所以在人的感情上，也就不由自主的会荒凉起来。

农夫有着和肩膀一样宽的灵魂。有时会寂寞的不着边际的哀伤着自己，有时又在毫无意义的作了愉快的大笑。对着生人，也怀着磅礴的热烈粗鲁，父亲对儿子样密切的愿望。对着自己的亲人则反而像仇敌那样疏远着，因为他们不会在作态上表示感情，他们以为真实的感情是无须表现的，倘一表现便显得琐碎，卑下。年老的祖父，可以坐在篝火前和死去整整十年了的祖母，叨叨咕咕的谈上一个夜晚。而白发的外婆，在梦中，又会寂寞的“吹土”，第二天早起来对孙子唠喀：

“唉，真是土埋半截了呢！”

这一切感情的活动和思维，也都和这草原一样的荒凉而空阔。唉唉，真是令人受不住的空阔呵！倘若是一个外乡人走到这里，一定当真的要气闷起来了吧。

然而这里的感情是没有装饰的，如一个人在伤心，那么，在他的胸膛里，一定可以听见心的一寸一寸的磔裂声。如在哭泣，那滴落的水珠，也会透出一种颤动的金属声的。而且必然的整个灵魂都会激起一种沉郁的回响。

他们的生活也是单纯的，无比的单纯。

单就房子一项来说吧，真是何等的一件原始的艺术！

有泥的地方，就用泥脱成。有砂的地方，就用砂打成。有石的地方，就用石砌成。有河淤土的地方，就用河淤土拍成。……多么可爱的直朴呵！

屋顶上，牢牢的铺了一层秫秸。秫秸上铺满一层厚泥。厚泥上再洒一层厚盐。盐泥上再洒一层河淤土，河淤土上再抹一